

《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跨越阶层的友谊重塑生命质量

◎ 肖峰

◎一个流浪汉,一个百万富翁,他们之间会产生友谊吗?他们的人生会有可能互相关联?

一个是流浪汉,一个是百万富翁,他们之间会产生友谊吗?他们的人生会有可能互相关联?《世界上的另一个你》是一本令人惊奇的书,它蝉联纽约时报非小说类畅销书排行榜长达三年,至今屹立不摇。这是一个比小说更像小说的真实故事。故事里闪过真实的人生片段——贪婪、恐惧、苦多于乐、希望、惊喜。此书近由湖南文艺出版社推出中文版。

作者之一朗·霍尔,1945年生,具有敏锐的艺术眼光,以及绝佳的生意手腕。从卖罐头蹿升到投资银行,再到买卖毕加索、凡·高的名画。

他在好莱坞有大庄园、画廊及欧式古堡。而他也想象不到,他的下一页人生,竟是与一名流浪汉一起写下。他越来越富有,却也变得自私、与家庭疏离。为了找回幸福,努力重建婚姻,在妻子的爱心与鼓励下,他们前往庇护所服务流浪汉。在那里,朗遇到了他生平最好的朋友。

作者之二丹佛·摩尔,1937年生,没受过教育,受困于20世纪还存在的美国黑奴制度,每天不停为“主子”捡棉花,但积蓄始终是零。

他在街头游荡了好多年,甚至进过安哥拉监狱。常年的流浪生活使他逐渐封闭自己,逞凶斗狠,人人对他敬而远之。直到1988年,朗的妻子在梦中看见他,并称他为那位即将改变这个城市的人,因而连起两人之后的深厚友谊。2006年,为了表扬他为流浪汉庇护所付出的心力,当地居民将他誉为“年度慈善家”。现在的丹佛是一名艺术家、公开演讲者、流浪汉事务志愿者。

“阶层”是二十一世纪令人敏

感的词汇。跨越阶层的友谊显示着友谊突破一切束缚、远离利益的纯粹性。它有人性战胜现实的可贵,使狭小的世界变大,因为社会的框框条条那么多,它也因此只是人们心中的某种梦想。小说里有,电影里才有。《世界上的另一个你》,正像那个煽情的题目一样,富男与穷男超越市俗的友情让人重温理想主义的光芒。在朗·霍尔妻子的葬礼上,最能安慰霍尔的,就是丹佛·摩尔了。在人生最艰难的时候,他

陪他一同走出伤痛,继续生活。

有作家认为,是奇遇改写了他们各自生命原本的基调。生命的质地其实无关乎社会阶层的高低,但大部分人却还是迷惑,以至于执迷;无论是在世间的成就感中重复某种生活模式,或者是在失去盼望中自我放弃,都是活在一个框架中。我们的人生或许没有富豪与流浪汉这般极端,但仔细想想,谁不是活在一个框架中呢?而这样的框架又该怎么样打破呢?

王国维是个天资聪慧、多愁善感的人,在文学和历史领域都有卓越的成就。王国维的著作大体上都已整理出版,但是今天读他著作的已经不多,多数读者大概都有个意见:读不懂。如何做好传统文化的普及提高确实是个课题,从王国维去世到现在也就一百年不到,从著作体例、文史修养等方面,都有这么大的变化,不能不感慨。近日上海辞书出版社出了一本《人间词话鉴赏辞典》,复旦大学教授黄霖、郭国平、周兴陆著,我觉得是一种好的形式。

《人间词话》由于采用传统词话的著作形式,至为简略,给现在普通读者的欣赏理解造成了障碍。如何理解和欣赏《人间词话》这么一部著作,有几点需要读者特别留心:首先,其理论核心是“境界”说,这是牛鼻子。词话中王国维纵横驰骋,指点臧否,金枝玉屑,所在皆有,他最得意的是境界说,他说“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来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什么是境界呢?他说“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至于何谓真景物真感情,在文艺实践中,境界又分哪些种,王国维层层递进,分疏细密,需要读者耐心寻觅演绎。

其次,《人间词话》是一部融汇中西、贯通新旧的著作,正如陈寅恪在《静安遗书序》中说:“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等是也。”他“隔”与“不隔”“造境”与“写境”的讨论,都可见外来的痕迹,这些观念或是我国传统文学批评里没有,或是隐而不彰,这是一种情况,更多的是,一些传统批评里固有的概念,染上了西方的色彩,丰富了内涵。当然由于《人间词话》中“中西”的融合已达盐水相融的地步,读者不容易发现。文心细如毛发,文学批评者如此,一般的文学爱好者也应该认真体会。

最后一点,我觉得把《人间词话》和《人间词甲稿》、《人间词乙稿》对照着看,会有更深切的体会。莫道学人心枯寂,也能风流旖旎词。旧时的文学批评者,大体学富而情长,王国维尤其如此。一个文艺批评家,如果他同时具有创作实践,对于读者来说,用来相互参照是很方便的事情。

艺术能否拯救生活?

◎ 潘姝苗

安宁的《艺术学院》讲述了艺术学院美术系女老师美兰,在爱情与职场上的经历。

在G城的职场乱象中,一个个大人物粉墨登场。小说描摹了学院两个截然不同的维度。一个是物质维度,有职称、课题、房子,有生计谋、

婚外情、潜规则;另一个是精神维度,有油画、咖啡、激情,有象牙塔、知音台、理想国。似乎所有的温暖都沦陷在世俗的泥淖中,谁是能够给美兰带来慰藉的人?“艺术之于我们世俗人生,究竟有怎样的意义与价值。这是一个看似抽象又空旷的问

题。”安宁说,“我们会因一部电影泪流满面,会因一尊雕塑心惊魄动,会因一首歌曲思绪飞扬,会因一本小说愁肠百结,会因一幅油画心旌摇荡,但我们在匆忙的前行中,很少会考虑,与我们并肩同行却从不主动打扰我们喧嚣生活的艺术,它在漫漫路途中,占据怎样的位置。”这是安宁的困惑,也是我们在人生旅程中无法释怀的追问。



对“时空生命学”的新探究

◎ 叶明

空特征。由此,作者提出了人的出生时间与体质之间存在着某种相关性的假说。

陆致极,系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美国伊利诺大学语言学系博士。曾出版的著作有《计算语言学导论》、《计算语言学》、《汉语方言数量研究探索》、《八字命理新论》、《八字与中国智慧》、《中国命理学史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的研究》等。《又一种“基因”的探索》记录了整个探索的过程。虽然收集到的案例还不够多,但其研究结果却令人鼓舞。它凸显了中国古代“天人一体”的自然观的深邃意义。它表明,这种东方的对自然和生命现象的独特认识,并不仅仅是哲学的思考,它可以有具体的描写方式,在科学昌明的今天仍应具有实践的意义。

此书从分析个体出生时的时空结构信息下手,去解读自然大环境所给予每一个个体的特殊的印记。这个印记,作者把它看作是个

体先天禀赋的一个因素,故称之为“时空基因”。它是中国古代先哲们观察到的、区别于现代生物学意义上的遗传基因的另一基因。

在解读案例的时空基因的过程中,作者归纳出8种体质11小类的先天体质倾向基本式。这种对先天体质倾向的探求,本质上是一项关于生命科学——“时空生命学”的研究工程。它若获得成功的话,那么,“正如人们应该知道自己的血型,人们也应该知道自己的先天体质倾向。我们若了解了这些原本在自己机体中起主导作用的先天体质特征,就可以掌握养生、防病的主动权。”美国纽约中医学院院长陈业孟教授在为此书写的序言中指出:“这项研究如果得到进一步验证,出生时间渴望在传统望闻问切四诊之外,成为又一个辨证论治的重要参数,这将是中医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啊!”



黑夜星辰中高飞的雄鹰

◎ 梅思繁

《小王子》是法语文学中迄今为止在世界上被翻译得最多的作品。它虽然让埃克苏佩里借此走向了世界,可是也多少让人们忽略淡忘了,作者在此之前其他的重要著作,以及他作家身份以外,另一个更为重要的人生使命:飞行员。

1926年,埃克苏佩里以飞行员的身份受聘于法国航空公司的前身——拉泰克埃尔公司,负责从图鲁兹到达喀尔的航线。拉泰克埃尔公司不但开启了埃克苏佩里辉煌的职业飞行师生涯,这段经历也成为他小说、散文创作灵感的主要来源。在一次又一次灵魂颤抖着的着陆以后,在沙漠空旷孤独黄色寂寞中,埃克苏佩里用他的笔记录着自己与战友们所经历的种种伟大历险。

小说《夜间飞行》所描绘见证的,正是作者亲身经历的,二十世纪初夜间航班在民航业最初的开拓与发展。《夜间飞行》1930年在法国出版以后,立即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31年这本小说赢得了知名的费米娜奖(Prix Fémina)。除了

文学上的价值,这更是一部具有珍贵历史文献意义的作品。埃克苏佩里以飞行员和作家的双重身份,向人们讲述着航空业发展过程中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他在描绘这首诗史的时候,既拥有一个诗人的细腻与敏感,又饱含着探险家的激情和血性。

在埃克苏佩里30年代的飞行员生涯中,他与自己最好的同伴们几次与死亡擦肩而过。所有的这些经历,令他对生死、友谊、人生的价值不断地反思着,于是有了这本出版于1939年的散文集《风沙星辰》(梅思繁译,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在一次又一次的起飞降落中,飞行员们在探索与了解脚下这片土地的同时,也在不断地重新认识着人类本身的生存状态,生命在面对自然与宇宙时所表现出的渺小脆弱。

在《夜间飞行》中已经显露出的,作者对小布尔乔亚阶级满足于安逸生活的批判,在《人类的土地》中体现得更加犀利尖锐。对埃克苏佩里来说,好像没有什么比安于现状、缺少渴望了解外面世界的好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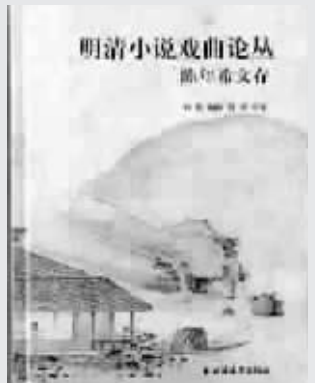
心更可悲可怕的事情了。作者对高远的追求,不仅仅停留在飞行的层面上。他痛恨思想上的平庸,精神上的懒惰。他的那句“令我痛苦的,是每一个人身上,被谋杀了的莫扎特”,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面对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人贫瘠的心灵面貌时,痛彻心肺的呐喊。这种真诚的呐喊既充满了对现实清醒的认识,更饱含着对自己的命运无法掌控的人民满腔的热爱。用自己手中的那支笔唤醒千万民众,令思想的清风吹拂过烂泥,是一代又一代欧洲知识分子印入灵魂的信仰与使命,也因此把欧洲大陆变成了宽容与人道主义思潮的摇篮。作为一个飞行员兼作家,埃克苏佩里的小说,也许缺少雨果文字中挥洒洋溢的浪漫与诗意,也许没有左拉笔下如同史料一般详尽的细节。然而他充满了理想主义的灵魂,和不畏生死探索世界真相的气质,却让他与所有的法国文豪们,最终在宪



《我的罗陀斯:上海七十年代》,吴亮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吴亮以自己七十年代的“地下阅读”为线索,描述与书有关的人与事,少年的理想,青春的悸动,激情的冷却,求知的渴望,模糊的怀疑,蠕动的不满……字里行间,流动着一种特有的缅怀、伤逝、追忆、怀旧的动人情调,引人遐思。



《北欧》,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由8位作者组成的自主团队共同编写唯一一本涵盖冰岛和法罗群岛的详细指南,更有塔林和圣彼得堡的旅行信息。有丰富的来自旅行者的反馈信息和当地人的建议。



《明清小说戏曲论丛——陈年希文存》,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此书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陈年希先生学术纪念文集。陈年希先生对陆士谔颇有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曾撰写多篇研究论文,考证陆士谔家世、生平及著述等,于陆士谔其人其事的考证有草路蓝缕之功,对其他明清小说的研究也卓有成效。

